



【一刻】【知乎】

【犀牛故事】



人气故事作家

颜彦清首部短篇小说集

煮字为药

SO SHORT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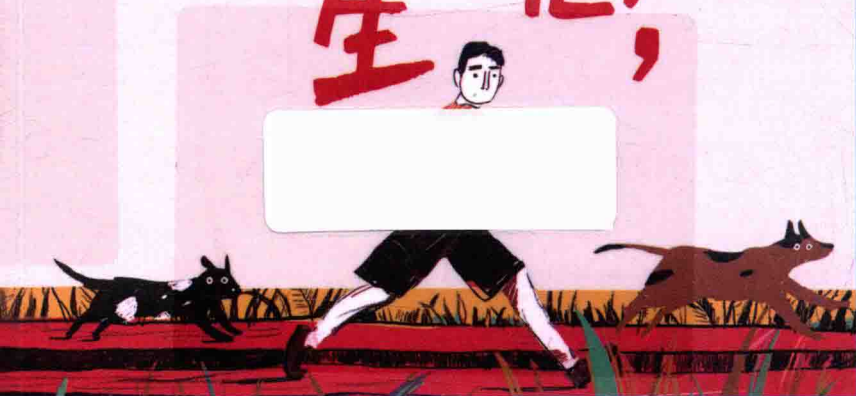
PLEASURE,

SO LONG

LIFE

那么短 的快感， 那么长 的人生

「
颜彦清
Yan yan qing
」 著



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China Communications Press Co., Ltd.

那么短的快乐，
那么长的人生

「
颜彦清
」
著



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China Communications Press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那么短的快乐, 那么长的人生 / 颜彦清著. — 北京: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2016.11

ISBN 978-7-114-13407-4

I . ①那… II . ①颜… III . ①人生哲学—通俗读物
IV . ① B82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55402 号

Name Duande Kuaigan Name Changde Rensheng

书 名: 那么短的快乐, 那么长的人生

著 者: 颜彦清

监 制: 邵 江

策 划: 刘楚馨

特约策划: 童 亮

责任编辑: 刘楚馨

营 销: 吴 迪 刘 君

内文插图: yangmwahaha

装帧设计: WONDERLAND Book design
仙境QQ:344581934

出版发行: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: (100011)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外馆斜街 3 号

网 址: <http://www.ccpres.com.cn>

销售电话: (010) 59757973

总 经 销: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部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32

印 张: 9.25

版 次: 2016 年 11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114-13407-4

定 价: 35.00 元

(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的图书由本公司负责调换)

目录

烟火



人间魑魅 / 002

送子观音 / 022

戏子 / 028

光棍世家 / 054

黑色幽默 / 064

舅爷 / 073

老大的诱惑 / 080

老王 / 087

人间烟火 / 093



傻子 / 111

套中人 / 122

剃头匠 / 130

铁匠 / 138

听说爱情回来过 / 147

一碗热馄饨 / 153

一夜葬礼 / 159

人间

奶奶 / 168

外婆的棺材 / 184

受骗 / 191

日子 / 198

老薛 / 204

卖茶叶蛋的老奶奶 / 212

乡人速写 / 21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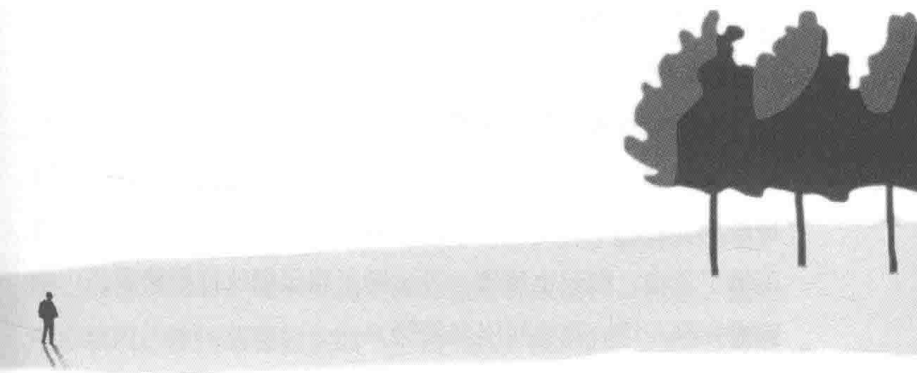
童年碎片 / 242

我的高考 / 258

食物忆往 / 266



烟火





人间魑魅

哑巴刘

哑巴刘原先是说相声的。

七岁拜师，给师傅端茶送水倒尿盆，天麻花亮就得起，一天所干的活计就是伺候人。别瞧不起曲艺人的这些陋习，按老话讲，这叫磨性儿，磨去你的骄气、躁气、神气，让你沉下性儿，放下身段学。

相声这行不是拜了师傅就能学到真玩意儿，艺不轻传，相声讲究“熏”、“过”、“溜”。熏指的是天天看师傅的手眼身法步，自己学。过是得自己叨咕。溜，是你得上台。哑巴刘下得了苦功，自己也琢磨，等出师了自己搭伙打把势卖艺，一张嘴样样在行，确实闯出点名气。



照理说，哑巴刘顺路走下去至少能挣出个把名头。所谓：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；堆出于岸，水必湍之。十五六岁出师，虽说也在场面上见过，但难掩一腔血气，真到了地头上那就是个棒槌。该交给地头蛇的份儿钱没交；该给同行拜的码头也没登过门，全仗艺高人胆大。这事情往前倒伤，还真找不到迹象，下药的人你寻不着。哑巴刘的茶水被下了家伙，一条嗓子废了。

没了挣钱的玩意儿，哑巴刘寄居到自己哥哥家。哥哥是个手艺人——篾匠，做的活儿细密扎实，老主顾多，凭着这手艺倒也不愁吃喝。弟弟遭了难了，不帮一把肯定不过眼，左右不过多一双碗筷的事。

哑巴刘傲气，不愿上桌吃饭，也怕别人打量的目光。嫂子心思通透，别人吃完了，单留一碗白饭，几碟小菜放在桌上。别人吃完，哑巴刘等屋子里没了声响才出来。

时间长了，他也出来走动，但大多时候是倚着门框看街上来往行人。好事的小孩爱编排人，群起哄笑围着唱：山上盖庙比山高，经常有人把香烧。瞎子烧香为了眼，聋子烧香为耳朵，瘸子烧香为了腿，罗锅烧香为了腰，秃子烧香盼头毛，哑巴烧香求说话。嫂子听见了拿起篾条就轰他们，越轰，他们唱得越凶，神气活现的生怕气不死个人。嫂子回头，哑巴刘低



头，眼泪在眼眶里转。

一个大小伙子老在家待着也不是个事，哥哥拉着他：“弟啊，哥知道你心气高，但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一个男子汉不挣钱那就是错。哥也不是嫌你，哥跟你嫂子这几年忙着也挣点体己钱，都拿出来给你开个店，好歹也是个营生。认真忙活两年，自己攒钱娶个媳妇，生个大胖小子，你虽说哑了，也是个全乎人，什么也不耽误。自己挣吃喝，也不用看别人眼色，日子指定越过越美。”哑巴刘眼眶泛红点了点头。

店就开在哥哥家旁边，熟食店，卖点五香花生米，猪头肉，到了夏秋供应红烧兔腿。一个炭炉子，火旺旺的，锅里的水泡此起彼伏，整条街都是淡淡的卤香味。生意一开始靠照顾，以前的师兄弟，明着是说自己馋了，谁都看出来就是来帮衬生意的。时间长了，大家都习惯来这里买熟食。哑巴刘不压秤，说多少是多少，实诚，大家放心；他不说话，也没啥心眼，做事归做事，切出来的肉又薄又细，吃起来够味。久而久之，生意也就一天好过一天。

每天自己又忙着做生意，又忙着准备食材，哑巴刘忙得四脚朝天，虽说店就在哥哥家隔壁，可是少于问候。终于，一个



中午，哑巴刘发现哥哥家就没开门。

哥哥肺癆，咯血。

哑巴刘说不出话，又不会写，眼睁睁地看着哥哥。哥哥望着哑巴刘：“没用的，这是报应，弟啊，这是报应。没用的。”

哥哥走后一个月，哑巴刘才开店。

嫂子一个人，难免有无赖纠缠。娘家哥哥过来劝她再嫁。可再嫁哪有那么容易，带着个拖油瓶，谁肯啊？

几次三番，目光便投到哑巴刘身上，哥哥家的孩子他肯定不会嫌弃，他开的店就在旁边，这样两家变一家，两好合一好。

传话的人把该说的都摊到纸面上掰开了揉碎了讲，哑巴刘还是有些踌躇。“你就别再考虑了，小叔子娶寡嫂，自古以来也是在讲的，谁也说不出来。”

结婚后那几天也怪，家里的猫跟闹春似的，不停地叫，吵得人心烦。

那天傍晚，哑巴刘关了铺面，发现猫不叫了。

一个纸包被猫爪挠开，一地的黑色颗粒，湿漉漉的。

哑巴刘愣愣地盯着那个纸包。

“那纸包是你哥放的，猫真讨厌这都翻出来了。”

哑巴刘店面三天没开张。

开铺那天，老主顾发现多了道新菜：红烧猫肉。

无产者的纷扰

梁晓生的画室第三次被偷了。他坐在小板凳上吭哧吭哧地抽烟，默默地抽光了我面前那盒软中华。烟雾缭绕中，梁晓生变得慈眉善目，拈着烟头对我微笑，跟要坐化的佛陀似的。我知道这笑不善。“你请我吃饭吧。”梁晓生说。

出来时，起风了。梁晓生缩了缩脖子，扯了扯满是烟洞的大衣，舔着嘴唇，像一只要离家的狗。

“你就没件好点的衣服？”

梁晓生闷声不说话。走远了看见他的红内裤孤零零地挂在栏杆上，随风左摇右摆，吊死鬼似的晃。

二两酒，他脸猪肝样的红。我说：“你得找个人，这么单着，迟早出毛病，你看看你，头发跟猪窝似的，身上一股馊味，你这日子还叫日子吗？”



他顿了顿说：“我原先那个老婆多好，她叫萧琴，你也见过。多少人当初眼睛看直了，最后嫁了我。我不是不想跟她过。可过日子就得有个过日子的样儿，我受不了那种生活。挤牙膏得从后往前挤，吸烟一定要在外面，衣服不能放在沙发上。我前脚看的书，她后脚就给收了，我都不知道咋找。我天天失眠，头发大把大把地掉，整天跟个游魂似的，对着天发呆。我知道我完了。离婚时，我跟萧琴说了，责任都在我，我过不了循规蹈矩的生活。现在我黑夜白天不分，想什么时候画画，直接铺上纸，自由极了。每个月我能卖出去两三幅，至少能买米了。你们的生活太健康了，我受不了。我养了一只猫，春天它出去了几天，回来就大了肚子。我无聊的时候就抱抱猫，它对我叫几声，软软的。夜里我躺在地板上，它粉嫩的舌头过来舔我，酥酥的。我画画，它就坐在旁边，眼睛滚圆。看它的肚子，就快要生了。”

我岔开话题：“到底谁偷你？”

“谁知道哪个龟孙子，就我这模样，说我有钱，你信吗？肯定是摸了底的。第一次，我认倒霉，第二次我去报了案，警察记录了下，也没了下文。可这是第三次了！总说事不过三，他这是骑在我脖子上拉屎，不让我过，我肯定得找到他。”



“你现在日夜不分，堵他你就得白天睡觉，夜里醒着，学鲁迅，跟猫头鹰似的，半夜起来工作。”

“我学不来。你不知道，我永远不知道我睡眠什么时候来，它跟鬼一样，不分时间，没有早晚。我眼皮一重，立马搁下笔得睡。就那一会儿，我要是错过了，就再也睡不着了。我之前失眠，害了怕了，你不知道睡不着的那滋味，全世界仿佛就你醒了，时间特别漫长，得一寸寸地挨，我都能听见血管的声音。要不我养条狗吧，狗和猫对付吗？”梁晓生有些沮丧。

梁晓生说话一点不耽误他从火锅里捞菜，筷子夹不方便，又举起了漏勺。一片肉慢慢悠悠地浮了上来，我手疾眼快，拖到了自己碗里：“这事还得靠你自己。狗也靠不住，我老家就有专门对付狗的药和工具。弄几个肉包子加点蒙汗药，狗经得住吗？一到冬天，成批成批的狗失踪，也没见谁家找。都是指天骂几句，心里明白，被人捕去做香肉了。那些狗肉馆把烧锅子放到街旁，满满一大锅，慢慢地蒸出香气，五香，八角，肉桂，狠狠地炖一天，整条街都香气弥漫。捞出来一大碗，蘸上辣酱，几大碗米饭没问题。你上次去我家，带你吃的那家就是。”

他那把漏勺打井般地上下移动，打捞上来一堆辣椒。他指



挥漏勺又开始仰泳，准备抓住点细碎肉片，终究也是空空。他砰地一声放下漏勺：“服务员，再来两盘肉片，打包带走。”

“你这连吃带拿，真要打土豪啊。”

“我最近总疑心腰子不好，要补补。肉片我回去上锅蒸熟，撒上椒盐，入口一股鲜香，再配点酒，那滋味，销魂。”

秋风越来越紧，他裹了裹身上的衣服，躬着身体与我在十字路口告别。我看着他的身影越来越远，如同单薄的纸片，摇摇晃晃，终于无影了。

冬至那天，我在午饭，他打来电话：“妈了个巴子的，这贼是嫖上我了。我现在是天天夜里不睡，就为了逮他，弄得跟乌眼鸡似的，黑眼圈挂得像面口袋一样。他现在改成白天偷了，傍晚起床一看，门前的狗没了，连我的红内裤都被顺走了。今年我本命年，就这么条红内裤，我都光着睡，就等着它干。我刚才试了试光着穿裤子，磨得慌，我要不要在裤子里缝几张布条，减少摩擦？”

我挂了电话对厨房喊：“萧琴，别忙了，把辣酱拿来，这肉得蘸上辣酱才有个味儿。”

人贩子

温软地从头发划过，我猛然醒来。清冷的月光从舱缝钻进来，几只江鼠，肥大，油光光，明晃晃地在舱底游来游去。一只从行李里钻出，在妇女的鼻子上嗅嗅，又转身继续逡巡。

毛孔冷飕飕，起身坐到船头。月光一半沉入江底，一半浮在水面。极目四顾，万籁无声，灰蒙蒙的水雾，白茫茫的天地。

我躺在舱面，懊恼贪便宜上了这趟船。扛着巨大麻袋的农民直接将我放行李的地方占了去，像防贼一样不允许任何人靠近。说话含糊不清的老太太不停咳嗽，空气中都是她黏乎乎的味儿，还硬往我边上凑，其余的人好像生下来就没好脸色。

巨大的吵架声惊了我，睁开眼，日光大亮。一个板寸青年应该是早上刚上船的，和农民在口角，像是为了放行李的地方。

“这地方是你的吗？是大家的，凭啥你占这么大地方？”

“那这地方是你的？我交了钱，我愿意占多大地方占多大地方，你管不着！”

“这是舱底，你那麻袋就不能竖着放啊，干嘛横着放？地方你都占了，别人怎么办？”



有人突然大叫：“你们看，麻袋在动。”

听到这话，农民脸色变了，青年觉出不对：“你麻袋里装的什么？”

“关你嘛事，我装什么是我的事，鸡鸭怎么了？”

“鸡鸭？”青年猛地冲到麻袋前踢了一脚。农民还没反应过来，青年就大喊：“不对，这里面好像是个人。”

农民想阻挡，已经来不及了。青年的声音把人都吸引过来，大家围住农民，警觉地看着他。青年解开麻袋，一个头发乱蓬蓬的女孩，为了不让她乱动，浑身上下都用夹板固定住，可能绑得久了，夹板的位置有些变，所以女孩能微微地动。

“大家别误会，我不是人贩子，我是他爸，我真是他爸。”农民焦急地解释。

几个人把女孩解开，拿去嘴上的布，女孩既不哭也不闹，眼睛没有一点神采。“他是你爸吗？”一个妇女让她倚在自己怀里，轻轻地问。

女孩眼神空空，什么也说不出，迷迷糊糊。“也许是被吓坏了。”妇女说。

“不管是不是，先把他绑了，不能让他跑了。”本来没人敢动手，青年把麻绳一扬，大家也都顺着走，按住了农民，很